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輯

沈雲龍主編

辛亥革命史高勞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辛亥革命史

目次

第一章 革命戰爭時代	一
一、革命主義之傳播	二、武昌發難
三、各省響應	四、清政府之對付
第二章 革命成功時代	一一三
一、各省之狀況	二、海軍之歸附
三、南京及武漢之戰事	四、和議之進行
五、邊境之被動	
第三章 臨時政府成立時代	三六
一、臨時政府之組織	二、南京政府之成立
三、清帝退位及南北統一	四、統一政府之成立
附錄	

辛亥革命史

高勞編

第一章 革命戰爭時代

一 革命主義之傳播

革命之事，各國有之。此事之起因，率由政治之不良，政體之未善，而種族之異，亦足爲其誘因。遠者不具論。自一九〇八年以後，土耳其之青年黨，迫士帝去位；波斯之南方民族，驅波帝離國；葡萄牙以海陸軍人之不平，促成政變；墨西哥以梅特洛之野心，率叛軍而驅逐其大總統狄愛士，革命風潮迭起環生。當其君民寇讐，操戈同室，禦外利器，移以對內，肉飛血濺，肝腦塗地，此誠歷史中之慘劇也。我國革命之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現象，至一九一一年而大著；而考其主義之發生，則夫提倡之，傳播之，實行之，伏而不滅，蹶而愈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洪楊之役無論已，光緒丙申，孫文創立興中會於廣東，糾合同志，欲起革命軍，事洩，遁至英格蘭；是時龔照璵爲英使，使人以計誘至使館而擒之，英人大譁，以爲侵犯其國權，得釋出。孫於是往來歐美及南洋日本，鼓吹其主義；未幾而有史堅如謀殺總督德壽被戮之事；又未幾而有漢口唐才常之變；安徽大通之變；廣西鎮南關之變；雲南河口之變；且謀炸端方於天津者有吳樾，槍斃恩銘於安慶者有徐錫麟。其他言論事實之相繼發現者，旣日演而日激，革命之聲浪，震盪於國民之耳。鼓革命之思想，遂深印於國民之腦筋。當時下有鼓吹革命之黨人，而上復有製造革命之官吏，立憲其名，專制其實，商路則收爲國有，外債則任意大借，代表則遞解回籍，內閣則專任親貴，凡可以離民之心，解民之體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災，饑民偏地，天時人事，相逼而來，宜乎廣州之變，方起於前，川省之事，又繼於後，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迨武漢事發，各省響應，革命軍之

旗幟，遂翹然高舉於禹域之內矣。

二 武昌發難

革命黨人，散居南洋各埠；其舉事也，以沿海邊省爲利。自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舉事不成，於是變計從長江流域入手。清廷亦知蘇皖鄂等省，均有黨人潛伏，並有大宗軍火，由牛莊運入長江，密令鄂督瑞澂加意防範。自四月初旬以後，鄂省之防範革命黨者，至爲周密。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分布軍隊，按段梭巡，巡警道黃祖徵，亦飭武漢各區區長及區官巡官，晝夜更番，與軍隊聯絡一氣，空屋廟宇旅館之中，尤爲注意。以龍神宮年久廢棄之槍械，亦查獲呈報，識者雖嗤其張皇而監察之嚴，亦可想見。至對於陸軍兵士，深防莠言煽惑，更有種種戒嚴之命令。除派憲兵偵探外，又飭各營各設告密箱一具，每夜掌號息燈之後，即不許彼此往來；外來賓客有作密談者，准各該隊伍長監聽，防範之嚴，爲歷來所未有。八月初九

日，瑞澂接到外務部密電，謂革黨黃興聯絡黨人，約期十五六兩日聚鄂起事，并有三十標步兵同時策應之約；於是軍警各界，益嚴密查防，商店居民，大為惶恐。及期無恙，咸謂事機洩漏，不足為患。詎至十八日夜，革命黨之形迹，竟發見多處。荆襄巡防隊統領陳得龍，在漢口英租界拿獲革黨劉汝夔、邱和商二人，洋務公所吳愷元，在俄租界寶善里內拿獲革黨秦禮明、龔霞初二人，并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鈔票匯票甚多。張彪在小朝街九十二號拿獲革黨八人，在八十二號八十五號拿獲二十七人，內有女黨員龍韻蘭及陸軍憲兵隊什長彭楚藩，同時又在雄楚樓北橋洋房內拿獲印刷告示繪寫冊籍之革黨五人，而黃土陂千家街地方，有黨員楊宏勝亦因自試炸彈轟壞而被獲，督署之內又發見炸藥一箱，有教練隊軍士二人形跡可疑，訊明希圖炸署不諱，即在署前正法。翌晨，復將捕獲之黨人審決多名。是時鄂督瑞澂，以為其謀已破，可無大患，自以定亂俄頃，欣欣有得色，且疑新軍皆為革命黨，欲嚴行查緝，如有形跡可疑之兵士，即以軍法從事。嘗笑問張彪曰：『爾

軍隊中有多少革命黨」張彪曰「大約有十之三。」瑞徵曰「然則以十之七拿十之三事便可了。」一時新軍聞之人人自危矣。

武昌向稱有新軍萬六千人，合組爲步隊馬隊礮隊三種，悉歸張彪統轄，軍隊平時，咸懷怨望，其情形本極危險。自端方入川抽調外，所餘各營，殆皆全體聯合，反對長官，經革黨暗中運動，久已躍躍欲試，而瑞徵復以嫌疑恣意搜捕，各營遂變。十九日下午九時，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忽有炸彈聲喧噪聲，同時猝起，以同心協力爲暗號，掣下肩章，左右各繫白巾，督隊官阮榮發等出阻，即被槍斃，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殺斃管帶二人，排長二人，隊官一人，旗兵在楚望臺被殺者三十餘人，各兵中亦有被擊斃者。九時半，趨火藥庫，劫取子彈。十五協兵士，已同時齊集大操場，與官兵聯合，悉運子藥至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即大呼趨督署，與防護馬隊互擊五十分鐘，馬隊不支，亦與官兵聯合，即分兵三處一駐鳳凰山，一駐蛇山，一駐楚望臺，各架礮轟擊督署，致山前民房，多被震毀。二十日，總督瑞徵，藩司連甲，統制張彪，均

棄城逃。革軍既起，尙未得一首領，衆議以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當之。黎元洪者，曾留學外國，從事於中東之役，知識既富，經驗尤宏，屈居張彪之下而無怨言，素爲軍心所歸附者也。衆遂趨黎寓所，迫令出爲代表，否則將槍斃之。黎允諾，遂改諮議局爲軍政府，黎元洪爲鄂軍都督，前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爲民政總長。初發難時，革命軍頗有殺戮滿人者，黎都督旣就任，傳令不得在城內放礮，不得妄殺滿人。一面派兵守藩庫，官錢局，儲蓄銀行，度支公所，財政處。於是武昌省城全爲革命軍所佔領。旣佔武昌，卽遣軍渡江，先至兵工廠，聲稱張彪派來保護之。兵廠中信之，革命軍分守各地，仍令照常工作，以供軍用。總辦王壽昌遁匿上海。與兵工廠毗連者有鐵廠，亦爲革命軍所佔，以其爲商辦，也不加改革，拘留其總辦李維格，照舊辦事。其他漢陽官吏，逃匿無蹤。於是漢陽府城，又爲革命軍所佔領。二十一日，有土匪在漢口華界乘機縱火，意圖擄劫，軍政府立遣數百人馳至，一面救火，一面擒匪，并盡力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夏口廳王國鑑，子身遠颺，遂推前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爲漢

口軍政分府，於是漢口又爲革命軍所佔領。當革命軍之初起也，外人疑其含有排外之性質，以爲庚子拳匪之禍，將復見於武昌，及見革軍舉動文明，極爲贊歎。二十二日，軍政府照會各國領事團，以保護租界自任，要求其嚴守中立，並聲明從前清政府所借外債及賠款，俱照約履行，以後如有借款，則不能承認。領事團會商，擬宣言中立，於兩方面戰事，毫不干涉，電詢各政府，均得贊成；則是各國已承認革命軍立爲獨園體也。

三 各省響應

武漢居本部之中樞，扼長江之上游，革軍得此，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各地黨人，又皆以事有可爲，宜乘此時機，互相響應；故武漢起事，未及旬日，如本省之黃州府，武昌縣，沔陽州，宜昌府，襄陽府，及沙市，新隴等處，即次第爲革命軍所佔領。各省之響影者，就其最先者言之，若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廣東，

奉天或獨立，或舉兵此外各省，雖因電信不通，當時未卽知其現狀，然隸屬於清政府之下者，已無幾矣。

長沙有新軍六百人，巡撫余誠格慮其爲亂，先令駐紮城外，繼令移駐醴陵。九月初一日，該兵攜礮入城，防軍將閉城相拒，新軍一擁而入，遂進圍撫署。余誠格由後門逃去，防營統領黃忠浩帶兵往擊，新軍所部兵士不肯放槍，黃怒曰：『不發槍，則以軍法從事。』兵士曰：『諾。』卽以槍擊斃黃忠浩。提學兼藩司黃以霖，提法司劉鑑琳，關道汪瑞闡，均逃匿。巡道戚朝卿，勸業道王曾綬，因抵抗被殺。首縣陳瀛降而復逃，亦被殺。當時卽舉副統領焦達峯爲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譚延闡爲民政總長，爲諮議局爲軍政府，分十五部治事。未幾，又佔領岳州府及衡州府。

陝省新軍，本多陝甘之人，及恩壽撫陝，奏調王毓江充協統，王皖人也。陝省新軍中自是遂多南人，前歲隨熊成基自皖逃出之軍士，幾全數援挈而至。此等軍士，平素主張革命，日肆鼓吹，於是全軍咸躍躍欲動。鄂事一起，聞風響應。九月初一日，有

破隊三營，工程隊二營，馬步隊二營，相率起事。先佔省城，焚電報局，自巡撫錢能訓以下，官吏逃避一空。初三日佔領渭南、臨潼各城。至初十日，潼關亦被佔領。

江西九江府，自武昌起事後，風聲日迫，至九月初二夜，果有響應之舉。五十五標一二營管帶，與礮臺守將徐世法聯合舉事，先由教練官黃子卿商於標統馬毓寶，馬亦贊成。是夜十時，金雞坡礮臺營先放號礮，城內新軍舉火爲應，先奔道署，開槍轟擊，潯道保恆逃。繼分隊攻各署，九江府璞良等亦逃，即舉馬毓寶爲駐潯統領，徐世法爲駐潯礮臺統領，李雲峯爲駐潯副統領。九江府屬之湖口縣，爲九江門戶，又爲江西內河之要鍵，湖口總鎮楊福田調集礮艇，將與革軍戰，馬毓寶派兵擊敗之；於是湖口礮臺及彭澤縣之馬當礮臺，同日皆爲革命軍所佔領。未幾，省城南昌府紳學商各界在諮詢局開會議，宣布獨立，辦保安團，首先出力者爲測量司、測繪學堂、陸軍學堂管教各員，各督率學生，荷槍梭巡，擔任義務；各界復舉代表，問巡撫馮汝驥，是否贊成，馮意兩可，衆謂此事不宜觀望自誤，致爲民禍，遂聯合軍界，相約起

事。初十夜，焚燒萬壽宮，八旗會館，撫署，行政官多潛匿不敢出，勒令馮撫交印，馮撫堅稱已送北京，無印可交。十二日，各界公舉吳介璋爲都督，劉鳳起爲民事部長，方先亮爲司令部長，設軍政府於高等學堂，守護藩署存款，外屬府廳州縣，仍令照舊治事。

山西新軍兩營，久蓄變志，因無子彈，故未動作。適陝西警報至，巡撫陸鍾琦擬派新軍往陝邊防堵，於初七晚發給子彈糧餉，定於次日拔隊啓行；初八日早軍隊全變槍聲四起，蜂擁入城，直至撫署，縱火焚燒，一面登城開槍，向城內轟擊，城內雖有滿營兵丁，向無子彈，事起倉猝，咸束手待斃，滿城居民，紛紛逃避，巡警道亦不能彈壓；該軍又分出一支，乘正太火車，由壽陽直奔井陘口，正定鎮派馬步隊往拒，始退守娘子關，陸鍾琦被殺，乃推戴藩司王慶平爲都督。

雲南督辦李經羲知軍隊之將變也，持先發制人之計，命可疑之軍隊於某日黎明時早操，忽發令將槍械收回，軍人大震。九月初十晨，標統蔡鍔率所領往奪槍礮

廠；繼攻督署，酣戰終日，至翌晨，蔡軍始勝，李經義向南門逃去。蔡軍又乘勝佔領蒙自，蔡遂被衆擁戴爲都督，旋即照會英法等國領事，力任保護外人，并撫慰回苗生番等。

安徽自武昌事起，新舊軍概發子彈，至九月初，有新軍變亂之謠，復將子彈收回。初九日，新軍紛攜被鋪至城中各典，每件索當三元，各典窮於應付，將閉門，巡撫朱家寶撥款助之，幸得無事。初十夜，六十二標步兵暨馬礮營並起攻城。朱家寶立飭由南京調來之江防營守紮各城，新軍以無內應，各散去。朱家寶遂飭各營長官，按人發給銀六元，令繳軍裝，全體遣散。紳界中以新軍起義，事雖未成，難免不作後圖。人心惶惶，尤屬可慮，羣議獨立之策，請朱家寶擔任臨時都督，朱家寶許之，遂於十八日宣告獨立。旋有人舉測繪監督王天培爲副監督，朱家寶以事權不一，不願擔任，王天培遂自爲都督，然資望既淺，商民不願擁戴，於是二十日全城閉市，要求朱家寶仍任都督之事。

江蘇之上海，爲通商大埠，且有製造局，固革命軍必爭之地也。九月十三日，開北巡警局左近火起，各巡士皆臂纏白布，與革軍合俄而城上高懸白旗，夜間道署被焚，進攻製造局，以該局有備，至翌晨始得手；於是公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李平書爲民政總長。是夜即有革命軍五十餘人，由滬赴蘇，先至新軍標營，宣告一切。蘇州紳商，早經舉代表謁巡撫程德全，請其宣布獨立；十五日黎明，新軍各隊，先後進城，一面駐守關要，一面請見程撫，推爲都督，程德全允之；藩司左孝同，巡警道吳肇邦，織造文蔭均避去，是時已滿城懸白旗矣。十六日，松江府、錢江府均宣告獨立，京口駐防旗營，亦順革命軍。十九日，揚州亦爲革命軍所佔領。

浙江省城，早思獨立，內部部署已定，惟未發表。九月十三夜，諮議局沈副議長調巡撫增韞，請拆卸滿城營牆，編入漢籍，宣告獨立，以免慘見殺伐，增韞不允；次日十四下午，召集官商會議至晚八時，仍未允治；是夜二時，有滬來敢死隊，聯合浙軍八十二兩標新軍，直攻撫署，連擲炸彈，撫署遂焚，衛隊巡警消防等，見事已起，均袖

綏白布革軍遂取用衛隊軍火，順道佔領軍裝局，防營亦降。增韞被獲拘禁於福建會館，織造聯榮亦被拘禁，臨時都督童訓出示安民，並派支隊分據大清銀行及藩運各庫。十五日，改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湯壽潛爲都督。旗營四周被圍，革軍命增撫致函將軍德濟，勸旗營投降。旗營不允，反槍擊投函者，於是革軍亦開礮攻擊。午後，由杭辛齋邀穆詩樵入營，貴翰香出營，至諮議局會議，訂簡約兩條：一、旗兵編入民籍，限本日七時繳出槍械子彈；二、旗兵雖改編民籍，仍照舊發給兵餉，俟時局稍定，爲徐圖生活之計。貴翰香入營宣布，至七點後，營兵繳槍械，革軍亦停止圍攻，大局已定。而外屬各府，如紹興、寧波、湖州、嘉興等，既同時改懸白旗，餘亦次第傳檄而定。

廣西省於九月十六日，諮議局議決獨立，由議長面謁巡撫沈秉堃，請爲宣布，沈未遑允。是時省垣新舊各軍，已歸藩司王芝祥統帶，是夜，由藩署發出獨立旗許多，乘人靜時，偏擲於各家。十七日，各家各局所均將此旗高懸，其文曰：『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宣布廣西獨立，廣西國民萬歲！』沈秉堃至此時，亦無可如

何，而於是廣西亦獨立矣。

廣東省城各團體，於九月初四日在文瀾書院會議，已主張獨立，總督張鳴岐亦經認可；然是日主動者爲清鄉總辦江孔殷，香港共和黨人不信任之，故初八日復有愛育善堂之集議。是日即有人持白旗，大書廣東民團獨立字樣，各鋪戶亦懸旗張燈，燃放鞭炮相慶賀。張鳴岐聞之，急派人扯去旗燈，出示禁止，粵垣人心異常憤恨。至十八日，復在諮詢局集議獨立，舉定張鳴岐爲都督，龍濟光副之，議以次日正式公布；不料張鳴岐即於是夜避往香港，各行政官亦先後逃去。十九日，各團體復在諮詢局會議，舉定胡漢民爲都督，蔣尊簋爲軍政部長，陳景華爲民政部長，胡未到省，以蔣爲臨時都督。

福州未發難之時，革命黨草長文一篇，勸滿人釋械，同爲共和國民，滿人不應；既而諮詢局副議長劉崇佑自滬歸，閩督松壽與商和平辦法，劉擬三條件：一、繳出槍械；二、仍給口糧；三、編入民籍。松督又不肯照辦。十九日，革命軍起，常備軍及青年會

義勇隊等聯合攻擊旗兵滿洲街及將軍衙門皆被焚毀火藥庫亦已佔據松督仰藥出署死於某畫師之家。將軍樸壽都統勝恩同被拘禁常備軍統制孫道仁被舉爲都督高登鯉爲民政部長劉崇佑爲副部長。

山東各界紳士以各省風鶴頻驚又聞清政府向德國借款三百萬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詢局開會以八事要求政府請巡撫孫寶琦代奏如三日不答覆即宣告獨立；但其所求之八事實亦與獨立無異。十九日既得內閣覆電二十日即改組保安會舉夏紀元于普源爲正副會長二十一日又決議實行聯邦政策即舉孫寶琦爲臨時都督改諮詢局曰聯合會於是宣告獨立。

奉天旗漢雜處逼近強鄰情形與南省不同自九月十八晚接京師警電人心惶懼異常市面震動忽有剪髮者四人來諮詢局要求吳議長豎立白旗吳以事關重大婉言拒絕民政司張元奇擬仿照各省辦法布告獨立然此策實非奉天所宜在座各司道及自治各團體均不贊成。是時旅瀋居民深恐互起猜嫌激成意外二十

日晨，由學界發起，聯合各界，無分種族，倡辦聯合保安會以保公安，東督趙爾巽，被舉爲會長；蓋奉天以對外之關係，不能用獨立之名義也。

此外未告獨立之省固已無多，且兵變時間，亦有待時而動之勢，如漢州軍隊，有改換軍旗之風說；保定軍隊有據守軍械局之傳聞，而河南諮詢局亦以獨立之辦法，派人與袁世凱協商矣。獨立者，脫離政府之謂也；脫離政府者，贊成革命之謂也。武昌發難，而贊成者幾徧全國，革命主義之流行，可謂速於置郵矣！

四 淸政府之對付

八月二十日午後一時，武昌警報達北京，是日，內閣總協理聚謀於慶邸，徹夜未歸。瑞澂電奏，有『速派北兵來鄂，願粉身恢復』等語，二十一日有旨，瑞澂着即革職，仍暫署鄂督，責成迅將省城克復。一面內閣開特別會議，以革命軍之志非尋常可比，議決派兵前往。隨卽有旨，令陸軍大臣隆昌，統帶近畿兵兩鎮，速卽赴鄂勦辦；又

令薩鎮冰率海軍，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二十二日，廬昌請訓，坐專車出發，指定第六鎮全鎮，第一、第四鎮各派一混成協，自是日起，分五日陸續進發。第六鎮原駐保定，於本日進發，抵豫後暫令留守黃河鐵橋，以阻革軍北上；第一鎮原駐北京，第四鎮原駐永平馬廠，先後起行。是日豫撫寶棻令豫軍兩營駐繁濱口，會同北軍前進。二十三日，廬昌之前哨軍隊，馳抵距漢口二十餘里之劉家廟駐紮，是日有旨，湖廣總督着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廬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着袁世凱會同調遣。二十四日，統帶官馬繼增率第二十二標抵漢口，駐紮江岸。二十六日，廬昌行抵信陽州，軍隊陸續到漢，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兵船亦至，所統建安、威、江元、楚豫、楚泰、楚謙各礮船湖隼、湖鷹、湖鴟及辰宿各雷艇，咸開駛漢口江心下碇。當北軍之南下也，有獻計於黎元洪者，請拆毀京漢鐵路以阻其來，黎意以爲北軍來，必與革軍聯合，不允毀路，亦不先遣軍隊迎截，故北軍得以直抵漢口，而漢口遂爲戰場矣。是日下午，張彪殘兵約兩營，在劉家廟一帶，與革軍開始小戰。二十七

日，北來豫軍及張彪陳得龍之殘兵共約一鎮，革軍亦約一鎮，天明開戰，革軍頗奮勇，北軍避入火車，飛駛而退，革軍追之，北軍就車中還擊，革軍頗受夷傷。時觀者甚衆，有劉仁祥及鐵廠工人多名，譁而起曰『拆路拆路』轉瞬路已拆斷十餘丈，車去已遠，有頃忽又飛駛而來，至路斷處，車即翻倒，革軍伏兵起，趁勢力擊，北軍死者以千計。午後四時又開戰，北軍添以礮隊，薩軍兵艦，又開礮相應，革軍還礮中艦上，兵艦即駛退下游，陸上兩軍互擊，至二時，北軍又敗，退三十餘里。二十八日，革軍黎元洪親自督戰，派敢死隊一千五百人，於早晨渡江，逕至劉家廟，至十一時，聯合兵隊，槍礮齊開，北軍隨戰隨退，至某鐵橋，有卸甲者，有退跑者，槍械彈藥，均爲革軍所獲。是日江心所泊之兵艦，始亦開礮助戰，未幾，即駛退下游。二十九日，艦隊復上駛，北軍與革軍在七里河開戰，兵艦向前助戰，施放數礮之後，因受武昌漢口兩面之礮擊，即下駛，兵艦既退，陸軍勢孤，亦爲革軍所敗。三十日，兩軍復在三道橋一帶交戰，革軍敢死隊伏一隄下，彈擊北軍，每發皆中，北軍陣山上，礮彈向下轟擊，多落隄後。

水，北軍敗退至灘口以北。九月初三日，兩軍在朱家河開戰，互有損傷，不分勝負。初四日，交戰於七里河，亦互有損傷。初五日，北軍進攻江岸車站，前哨已抵一道橋，爲革軍所擊退。初六晨，灘口駐屯之北軍，向前進發，抵二道橋，與革軍相遇，革軍退；北軍遂進至一道橋，與革軍開戰，礮隊發彈多命中，革軍又退；北軍進占江岸及戴家山一帶，以礮臺車站，時泊於陽邏之兵艦，亦開礮助攻，革軍發礮多不中，遂沿鐵路線退至大智門。午後七時又開戰，經三小時，北軍用野礮向大智門開發，於鐵路線上排列機關礮，革軍分爲兩路：一出跑馬場，一出日本租界後，兩軍大戰，頗爲劇烈。有頃，革軍不支，北軍遂奪得大智門。是戰也，兩軍死者各近千人。是日有旨，湖廣總督袁世凱授爲欽差大臣，海陸各軍均歸節制。又令陸軍大臣廢昌回京，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令段祺瑞總統第二軍。初七日，北軍由大智門進攻，革軍據散生街之附近爲根據地，交戰數次，各相持不下。初八日，革軍李克果率湖南精兵三千，金長率武昌精兵二千，向大智門進攻，北軍大敗，適有援軍至，遂併力擊退革軍。是

時北軍已有鐵路全線，得以迅速進軍，礮馬隊本駐漢口以北者，至是進駐劉家廟。大智門一帶，馮國璋亦已到漢，當晚北軍又進攻，用大礮先毀民房，於是跑馬場附近一帶，至市街前部，盡爲北軍所得，惟市街內則仍爲革軍所據。初九日，北軍縱火焚燒華界民房。初十日，北軍之步兵分布於鐵路兩面，礮隊列陣於玉帶門、大智門車站附近，與華界革軍交戰，十分猛烈，北軍共死三千五百餘人。十一日，北軍仍在漢口、華界縱火，被焚民房不下千數百間，居民紛紛逃避，革軍盡退入武昌、漢陽。是日有旨，以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督師如故。十二日，漢口火未息，華界盡成焦土。十三日，革軍黃興受總司令官之印。十四日，漢口兩軍又交戰，薩鎮冰之軍艦，亦在武昌下游開礮助攻，革軍發青山上之礮數下，北軍不支，退出火車站。是日清廷有旨，令袁世凱所統各軍，停止進攻。十五日又交戰，革軍由鳳凰山開礮攻大智門。北兵死者甚衆，降者四百餘人；北軍復設大礮於跑馬場，爲攻漢陽之用。十六日，袁世凱奉到清廷停止進攻之諭，囑劉承恩致書黎元洪議和，書中述清廷之德意。分

爲四大綱：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末則以富貴利達，散動元洪。元洪拒之。十八日，兩軍又交戰，漢陽、武昌、漢口三處，均用大礮彼此轟擊，北軍漸退，舍大智門車站而去。十九日，北軍千餘人，攜大礮數尊，由馬路至橋口，革軍自龜山發礮數次，擊散其步隊，北軍亦燃礮回擊。其後武昌、漢陽兩處，時以礮擊漢口之北軍，遂將北軍所據之礮臺悉數毀壞。二十日，北軍圍攻漢陽，礮聲大作，革軍礮臺四面還擊，傍晚始止。是日北軍又在招商局碼頭躉船上專擊乘船渡江之人，斃者不少，各國領事出而阻止之。此匝月以來，清政府與革命軍交戰之大略也。

至若兵事以外，清政府之對付革命之變，亦可得而言焉。八月二十九日，曾有旨，『着廕昌袁世凱岑春煊端方仰體朝廷德意，沿途宣布，妥爲撫輯，被脅兵民，准予自新，不咎既往，搜獲名冊，立卽銷毀，毋得株連。』九月初一日懿旨：『將孝欽皇太后遺帑內撥銀二十萬兩，交袁世凱賑濟湖北災民。』初五日懿旨：『賞內帑銀三

萬兩充慈善救濟會拯濟之資。十四日有旨：『各省統兵大員務當申明紀律，嚴禁騷擾。』十九日有旨：『准呂海寰奏，推廣慈善救濟會，按照紅十字會章程辦理。』清政府又以爲禍亂之源，由於郵傳大臣之違法斂怨也，故初五日有旨：『盛宣懷着革職永不敍用。』知鄂變之起，亦影響於川事之操切也，故同日有旨：『分別懲處四川地方官趙爾豐、田徵葵、周善培等；而被拘之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則卽行釋放。』知四海怨望，起於慶內閣之不負責任也，故十一日有旨：『准內閣諸臣之辭職。』知事變已急，非有切實之讓步未易挽救也，故初九日特下罪己之詔，又有『允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允內閣不任懿親，允速開黨禁』等諭旨；十三日又允將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且十二日諭旨，於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之要求，則嘉其愛國之誠；十五日諭旨，於主張革命之黨人，亦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舉從前所深閉固拒不少假借之事，一旦取懷而予，曾不之斬。觀於此，亦可見清政府之不無成心矣。

第二章 革命成功時代

一 各省之狀況

各省響應之較晚者，爲貴州四川新疆三省。貴州起事，在九月十四日，以地勢僻遠，故得耗較遲。其起事也，由軍界發起，聯同政學兩界，在諮詢局議決，宣布獨立。十四黎明，新軍防營陸軍學生同時入城，分守藩庫火藥局等處，改諮詢局爲軍政府，舉新軍教練官楊柏舟爲都督，新軍隊官趙德全爲副都督，並由外屬寓省同鄉各舉代表，回籍籌辦一切，以期互相聯絡。

四川響應，以重慶爲最早。十月初一日，重慶城內有中華民國軍政府蜀軍總司令處告示，略謂：『本軍起義，以興漢排滿保教安民爲宗旨，定期明日入城，人民當照常安業』等語，並派代表與各團體紳商接洽，約次日四時入城。紳商恐有衝突，乃向重慶府及巴縣說以利害，請速定計，府縣皆允贊同。至初二日，全城懸掛白旗，

四時，民軍首領十餘人入城，道府縣將關防印信交出，公舉張培爵爲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初三日店舖照常開市。至初五日，瀘州又復響應。先一日，有鄂軍政府幹事隊二人，會同後路巡防統領入城謁見川南道；是晚，川南道即請各界紳董入署密商。次日復議於勸學所，至十二時，遂宣布獨立。公推川南道劉朝望爲都督。其時省城成都府紳商，亦提議獨立。至初六日，乃與總督趙爾豐商定川省獨立事件。川人要求十一條，趙要求川人十九條。其中要件，川人所要求者爲行政事宜歸川人自辦，軍隊由趙酌併，務求統一。趙仍辦理邊務等事。趙所要求者爲不排滿、不仇官，不排外，邊防各費由川擔任，藏款照舊協濟等事；彼此公同認可，即於初七宣布獨立，舉蒲殿俊爲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

新疆之伊犁將軍志銳，未抵伊犁之前，與甘督長庚等謀擁立清已廢大阿哥，偏安甘新，抵任後，即暗調滿蒙兵隊，遣散陸軍，事爲民黨同志楊繼緒馮特民偵悉，乃聯合回民，攻擊軍庫，捕戮志銳，公舉廣福爲新伊都督，各部落先後歸附。

其他未響應之各省，亦多有表同情於革軍者，以無兵力，及兵力薄弱未能起事；或起事而爲清軍兵力所制，旋即失敗。茲就其可以紀述者列如下：

河南嵩縣王天縱，九月間由南陽回嵩，募勁旅七千人，於十月十三日圍洛陽城，并攻偃師縣，擊洛陽大佛寺，與清軍戰，大勝，復回嵩縣，襲孟津，旋以軍火不足，且得秦軍王司令文告，停戰期內，戒勿妄動，乃拔隊回駐獨立山，隻身赴陝，與秦軍接洽機宜，復回汴，調嵩洛汝州民軍一萬餘人，分駐盧汝間，以扼要隘，適北兵違約進攻秦軍，天縱率隊襲其後，北兵敗潰，靈寶縣遂爲秦軍所得。

奉天民軍之首先發難者，爲駐梨莊河之顧人宣兄弟，並有安東之鮑軍與之聯絡，名爲滿洲征清第一軍，公舉前奉天陸軍協統藍天蔚爲關東大都督，規畫機宜，而遼陽州城西劉二堡亦有民軍起事，推徐景清爲首領，惟以軍火未見充足，故不能銳意進取。

直隸第二十鎮四十協駐灤瀘州之軍隊，於十一月初十日通電北京，清內閣，順

直、諮議局、民軍伍代表，力主共和政體，願參入民軍之列。事內閣得電後，派通永鎮王懷慶馳往勸慰，暫緩舉動，以俟國民會議；王抵灤復，該軍即機以爲北軍大都督，擬十四日率師北上，並用王之名義，致電天津領事團，擔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王佯以籌餉爲名，逃至開平，發電報告直督，轉電袁世凱，派姜桂題軍前往，姜軍乃乘其不備，將各軍官掩獲。王懷慶復電袁世凱，添派第三鎮兵暨直奉巡防營圍紮灤州，於是灤軍迫於兵力，相率解散。

此外如王熙普之在天津運動起事，奉天急進會副會長柳大年在寧遠州圖謀舉義，河南省城張鍾端之集會，均以勢力未厚，中途失敗，且以身殉。然其傾向共和，贊同革命，則與響應各省同茲目的，其事其人，亦有足多者，不能以成敗論也。

各省中之最足阻戰事之進行而爲革軍之障礙者，莫如山東取銷獨立一事。初山東之宣布獨立也，孫寶琦本非絕對贊成，而第五鎮新軍亦多模稜兩可；獨立後，孫仍電奏清廷，有一俟大局定後，中興政府完全無缺，即行取銷且有臣受國厚恩，

及臣罪當萬死等語。其告示亦仍用宣統某年月日一切佈置與清廷關係尙未斷絕。旋聞袁世凱到京組織內閣第五鎮將校多爲袁之舊部乃起而反抗。山東京官亦賄書詰責寶琦懼乃取銷獨立奏請懲處於是革軍經營北省之勢力爲之一挫而清軍遂得無所顧忌致其兵力於晉豫之間。

若夫獨立後復小有挫失者爲山西陝西安徽三省山西自九月初八響應後清廷以吳祿貞爲巡撫山西都督閻錫山欲與祿貞謀聯軍北上適祿貞被刺不果行清廷乃命曹鋏率兵一鎮攻山西十月初旬兩軍疊次開戰初九日清軍攻石家莊十五日佔大同府十九日山西軍政府得停戰議和之電防禦稍疏二十日清軍突至乏驥嶺復以他隊繞襲民軍之後二十二日攻據娘子關娘子關爲省城門戶此關既失太原無可扼守閻都督乃率師南行擬與秦軍合於是山西省城遂仍爲清軍所有矣同時陝西潼關亦被清軍攻據而倪鈞冲復率軍隊攻襲安徽之颍州。

二 海軍之歸附

民軍佔領上海後，有停泊上海高昌廟、楊樹浦二處之兵艦，名楚有、建安、策電、飛鯨者四艘，運船名登瀛洲者一艘，魚雷艇名辰宇、宿宇、列字、湖鵬者四艘，均懸挂白旗，歸附民軍。

越數日，海軍艦隊之在長江上游者，因米煤缺乏，駛至鎮江，又恐象山、焦山等處礮臺轟擊，不敢前進，停泊江心。鎮軍都督府特派人登輪，勸其歸附，該艦隊遂一律懸掛白旗，計共有兵艦鏡清、保民、楚觀、聯鯨、江元、江亨、建弢、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謙十二艘，暨魚雷艇名張字者一艘。鎮軍政府當將兵弁水手一律給發雙餉，暫駐長江，聽候調遣。

同時復有海籌、海琛、海容三艦及湖鷹魚雷艇，在九江歸附，蓋海軍各艦，多表同情於民軍者，故武漢戰事初未開礮助清軍轟擊，即不得已而發礮，亦不願命中。二十一日，三艦奉命由漢口下駛，行至半途，乃公同商議，決計歸附。二十三日，抵九江，即懸白旗，表同情之意，並拋錨於租界，以釋羣疑；旋由九江軍政府派員至艦接洽。